



歲月漸遠，孔坪村五谷仙廟的那抹紅色永遠鮮亮。

紅旗招展孔坪村

一個彎繞到敵軍背後，再從後頭嶺進入牛坪的深山密林裏隱藏起來。”

敵人死不罷休，鬼魅般陰魂不散。6月18日，國民黨第3師第3營再次突襲，搜查正溪、何坑和山頭洋，中共將樂縣委工作人員徐金門一見敵軍來了，就打開後門衝上山去，不幸被敵軍開槍擊中，壯烈犧牲。隨後，敵人由何坑甲長鄭流華帶路包圍了邱子明（福建上杭縣人，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編者注）的住處。邱子明沉着應對，鎮靜地從樓上走到樓下，將手槍埋入竈膛的木灰裏，自稱是進山收購香菇的香菇客。敵軍不信，揪住其衣領不放，邱子明隨機應變，故意把一疊鈔票撒在地上，乘兩個敵軍彎腰撿鈔票時，掙脫衣服往後山逃去脫險。

7月6日，游擊隊員們由地下交通情報員胡進祥帶路，他們一路翻山越嶺，跨過河，途經大源沙溪、賸頂、安仁羊角尖山，最後進入邵武地界。然而，不幸之事悄悄降臨，7月13日，黃立貴率領警衛隊前行，在邵武沙田堡梧桐村山廠被國民黨保安團第5團重兵包圍。在突圍作戰中，黃立貴為掩護戰友壯烈犧牲。

青山肅穆，如今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曾任閩北軍區縱隊政委的馬長炎與黃立貴是親密的戰友，解放後曾任安徽省副省長、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重要職務。南平檔案館收藏着他寫的一篇名叫“回憶在九仙山的鬥爭”的文章（見《中共南平地委黨史辦1959年永久第18卷99-101頁》）。文中深情地寫道：“在將樂的孔坪、九坑、何坑等地打了數仗，有二三十個傷員置在何坑一帶山上養傷，因敵人天天追殺，我們曾到此地收留傷員，那裏已被敵人俘去2位，其中有原來六縱隊長林老生同志（因手足傷很重）。參加圍剿的敵軍有第72師、第3師，邵武、將樂縣保安隊等，在九坑（仙）山上，二、六縱隊被敵人一層又一層的包圍，一兩個月沒見房屋，山上能吃的（山楂、苦菜、茅菜等）都吃光了……大家餓得難以支持，有個叫毛五的（是機槍手）問我說：‘什麼時候能吃上飯’，我說：‘敵人不會永久在這裏，我們可以衝出去，餓肚子是暫時的，將來一定可以打出去，打出去後，定會搞到飯吃’……”

如今，硝煙遠去，紅旗飄揚，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溫飽問題早已解決。走出孔坪，走出正溪的鄉親正激情滿懷地朝着更高品質的生活邁進。

然而，駐足孔坪廟前，聽當地老人講述山中的英雄故事，我的耳畔總是莫名地響起一陣陣震盪山谷的槍炮回

音，此起彼伏。在這不絕于耳的槍炮聲中，眼前這座小廟魔幻般地越變越高，直至如同豐碑一樣巍然聳立。漸漸地，漸漸地，耳畔的槍炮聲被另一股愈加清晰的聲音取代，那是從山巒中吹響的號角，那是從林海中傳來的春天的足音，那是穿越時空的奮進強音。

去正溪，追尋的不僅是風景，而是英雄行走的履痕；去孔坪廟，我朝拜的絕不會是廟，而是信仰。

（李宣華 文/圖）



▲翠竹掩映中的將樂縣委辦公舊址。



▲竹海深處簡易茅廬。



▲正溪孔坪山頭這個不起眼的五穀仙廟，曾是中共將樂縣委辦公開會的重要場所。



▲村民去田間勞作時行走的石徑小道。



▲村中寬敞的石板路。

走，去孔坪，看看那裏的孔坪廟！孔坪廟，不是孔廟。它坐落於閩西北三明市將樂縣，是萬安鎮正溪村鄉親用以供奉五谷仙君，祈求耕作順遂、糧食豐產之所。

路隘林深一抹紅

孔坪自然村由裏洋和外洋兩個村民小組組成，外洋居住的是聶姓，裏洋居住的是何姓，孔坪廟就建立在裏洋和外洋之間的一個小山包上。許多人慕名前往孔坪廟，為何？當然不是為了去求神拜佛，也不是去看孔坪廟“高大上”的建築風貌，因為，這座廟低矮無華，實在是太小太“寒酸”了。

整座廟占地面積還不到30平方米，土木結構，面闊三間，進深五柱。廟頂脊標上墨書的小楷清晰地告訴了來客該廟的建造時間是“皇清道光十五年乙未歲癸未月癸巳日丙辰”。一張長條木桌擺放在廟廳正中央，一張竹椅和幾張木凳靠牆安放在桌子的四周。廟堂中央懸挂著一面鮮紅的旗幟，上面工整地寫著“閩北獨立師第一團”字樣。

說到閩北獨立師第一團，將樂人如雷貫耳，在將樂當地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講述這些故事，大都離不開正溪，離不開正溪孔坪這片紅色的、美麗的讓人深深眷念的熱土。

風雲跌宕憶當年

正溪村山高林密，全村百餘戶農家，不到500的人口分布在正溪、孔坪、

王林坑3個自然村。全村擁有耕地千畝，林地近3萬畝。村中風光旖旎，萬畝竹海、千畝天然紫薇群落和百畝石埭梯田錯落有致，繪就成一副風情獨特的清新畫卷。

孔坪自然村海拔高程為1058米，是正溪村的一個古老村落。據《將樂地名錄》記載，該村自乾隆卅年（公元1765年）取名孔坪。莫小覲正溪村，它通往萬安九仙山，高唐何坑、鄧坊、樓杉，以及邵武、順昌、泰寧等地的古道四通八達，到南平市順昌縣大幹鎮的甲頭村祇有5公里路程，十分順暢。獨特的位置，讓這裏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游永涌主編的《將樂縣革命老區發展史》有載：1937年5月中上旬的一天，順昌縣甲頭村地痞李永清到邵武慈惠鄉向偽聯保主任溫裕祥報告，說正溪、孔坪、山頭洋等地有紅軍在開展隱蔽活動。5月20日，國民黨72師就派100多人趕赴正溪“圍剿”紅軍。敵軍偽裝成紅軍，叫一名叛徒醫生帶路，把正溪村團團圍住。叛徒醫生冒充運送紅軍傷病員，要找馬長炎、邱子明對接，但被群眾識破。見事情敗露，敵軍露出獠牙面目，將孔坪、正溪、山頭洋、山坑、何坑等村莊的群眾趕到山下的一塊大坪上，不許人走動，然後挨家挨戶搜查。

當天，正溪村地下交通情報員李小妹送信到山坑，遇到敵軍正在搜山坑村，她機警地把信吞下肚，然後假裝說來走親戚，躲過了一劫。而李永禎、李永林等交通情報員與紅軍接頭後正好回到正溪，經叛徒指認後被毒打拷問，但兩人始終未暴露。手腳均

負重傷的原第六縱隊隊長林老生和另一名紅軍重傷員因來不及轉移被捕，後被殺害。

6月3日，國民黨軍72師又派90多人到正溪“圍剿”紅軍，山頭洋、王林坑兩地紅軍醫院的10多名紅軍傷病員被轉移到孔坪村一個人迹罕至的茅廬裏，敵軍進村搜查了一番一無所獲，祇好灰溜溜地下山。

幸福花開慰青山

行走在正溪通往順昌的竹山石徑古道上，透過一棵棵拔地而起的竹子，若隱若現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座鄉親們依山而建的木瓦房。那是鄉親們用來榨筍的廠房。這些廠房，曾經是游擊隊的放哨點，或是臨時戰地醫院。歲月荏苒，如今鄉親們大多搬離村子，很多茅廬已經倒塌，勉強留下使用的也沒了往日的風采。凜冽的山風從山谷中刮來，仿佛一枚枚子彈在耳邊呼嘯而過。

為了群眾、依靠群眾，黃立貴（福建省浦城縣人，時任中共閩贛省委常委、中共閩中特委書記、閩中軍分區司令員——編者注）率領的閩北獨立師第一團曾在山間不畏艱險，進行艱苦卓絕的游擊鬥爭。1937年夏，危險的陰霾再次籠罩正溪。據《紅色熱土：將樂蘇區縱橫》載：“敵軍派兵到各村強迫農民出動搜山，搜山時都是偽軍在後面押著老百姓前進，按村按山勢天天進行。每家成年男人發給搜山證，所有的道路要口，站滿崗哨，來往的行人要有搜山證才可以通過。群眾表面應付搜查，暗地卻把紅軍從小路帶出，拐



中山紀念堂一瞥



彰顯福州千年歷史文化底蘊

福州中山路及周邊傳統街巷是治山歷史風貌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濃濃“民國風”的中山路自開街以來，便成為“網紅”打卡地。

中山路舊稱貢院前，在明代，福州貢院便設置在此。中山路不長，其歷史文化却能追溯到春秋時期。中山紀念堂、唐代馬球場遺址、林則徐出生地、近代海軍元老薩鎮冰的晚年居住場所——仁壽堂等，是中山路周邊重要的名勝古蹟。

數月以來，中山路以“閩都坊巷經典、中山風貌示範”為目標進行整治，整治後文化特色彰顯、面貌煥然一新。

在唐代馬球場遺址的北側，全新的廣場上刻畫了古代福州主城區的地圖，反映著歷史的變遷（左圖）。

（原浩）

今年，福州市提出打響五大國際品牌，閩都文化便是其中之一，而船政文化是獨具特色的閩都文化品牌。如何借力世遺大會東風，打造特色文化品牌？馬尾區大手筆投入，把船政文化做大做強。

近日，中國船政文化城、船政博物館等與船政相關的多個項目，紛紛集中對外開放。其中船政文化城新開放的船政片區老建築、繪事院，以及船政格致園、船政特色歷史文化街區等，吸引了眾多遊人參觀。

“船政博物館這次重新開放，有了不小的改變。”近日，位於馬尾區的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經過整整一年的閉館改造，館內煥然一新。改造後的展廳面積有2600多平方米，展覽分為“船政成功”“育才強邦”“制器救國”“向海圖強”等四部分。“展陳內容和形式設計都優化了不少，更加合理，還新增了不少史料、文物和最新的研究發現。其中就有船政創辦初期進口的生產設備——插床。

找到歸宿的，還有不少文物。此次展陳，薩公（薩鎮冰）仁壽堂石碑、閩籍海軍將領黃鳴球艦上辦公桌、印有甲午海戰前“平遠號”戰艦的報紙等都是第一次與市民見面。博物館的二樓，還展出了左宗棠奏請清廷創辦船政的第一份奏復復件等。

文化遺產找到了家，還要活化利用。近年，當地總結經驗，探索“船政+”的文化融合方式。其中，“船政+非遺”讓固定的船政遺址遺址裝入豐富的本地非遺，雙雙“活”起來。

去年9月，馬尾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開館。場館，是船政歷史文化建築——原聖教醫院門診樓；館內10餘個非遺項目展出，涵蓋了傳統舞蹈、傳統手工製作技藝、傳統美術等類別，吸引遊客紛至沓來。

（段金柱）

福州馬尾·憑風借力，船政遠航